

之名雖有名而無邊際之實範圍萬物者也凡言天則造物可知矣凡言地則成物可知矣凡言王則人道可知矣靈秀智力莫出於人而王統之大也

清源子劉驥曰王亦大者王指人心而言之經所謂心為國主五藏王是也人心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俯仰之間再撫四海恍惚之際經緯萬方亦可謂大矣故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此使人知自貴自愛而不陷溺其良心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戒王者當法象二儀取則至道而天下自然治矣夫王者守雌靜則與陰同德其所載無私是法地也又不可守地不變將運剛健則與陽同波其所覆至公是法天也復不可執天不將將因無為則與道同體其所任物咸歸自然是法道自然此謂王者之法天地則至道也非天地道之相法也宜察聖人垂教之深旨不必專事其空言而已矣

頴濱蘇轍曰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人與地近形著而位分故法則於地而知剛柔之分地靜而承順法則於天清明剛健崇高至極而未能混於無形故法於道也道無可法自然而已

達真子曰道也者固無所法也以其相因而相成相繼而相用固若其法爾王者能盡人道以人道之施為則應於地故人法地也以地道之化養則應於天故地法天也以天之運用則應於道故天法道也以道之充塞則應於自然故道法自然也然則有物混成之初信以為天下之母矣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六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七

宋鶴林彭耜纂集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御註曰重則不搖奪而有所守故為輕根

靜則不安動而有所制故為躁君

頴濱蘇轍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

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為根躁以靜為君

臨川王安石曰輕者必以重為依躁者必

以靜為主

葉夢得曰重輕在身必有所本故以根言之靜躁在心必有所制故以君言之木之生自拱把至合抱必有根焉然後枝葉有所賴不深其根而豐其末末勝則本必拔

矣故身不可以不重心之物為火炎上而

善緣炎上則愈進善緣則莫知已非有以

制之則必熾躁者動而不知守者也故心

不可以不靜  
黃茂材曰輕躁之人不可進於道重則其

已二

本固故為輕根靜則其主安故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御註曰靜重以自持則失之者鮮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是以履畏塗而無患

碧虛子陳景元曰輜屏車也又大車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輜重謂保身之實隨而費用不可須臾離也

達真子曰如君子雖終日行不離輜重者

蓋非輜重則不可行是則輕本於重也

清源子劉驥曰君子之處己貴乎重靜戒

乎輕躁故終日行不離輜重謂如輜車之

重不敢容易其行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御註曰榮觀在物燕處在身身安然後物

可樂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雖有榮盛可觀

之事不能移其志游觀榮樂無所係著

清源子劉驥曰榮觀在物燕處在己不以

物易己不以羨害生超然自得於物外取

足於身而已

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御註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懷乎若朽

索之馭六馬故不可以身輕天下不重則

不威故失臣不倡而和則犯分故失君

頽濱蘇轍曰輕與躁無施而可然君輕則

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志於利故

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臨川王安石曰臣者佐也君者主也靜為

動之主重為輕之佐輕而不知歸於重則

失於佐矣動而不知反於靜則失其主矣

王粲曰人主以天下為根不可以一身故

輕之

陳象古曰王者治天下之大當守其重處

其靜以鎮輕浮以杜僭躁不可以欲之所

縱身之所貪輕忽妄動而忘治天下之道

清源子劉驥曰歎人不知貴愛其身殘生

傷性動之死地是猶處萬乘之尊居大寶

之位輕身躁動不顧天下者也輕則妄動

故失臣躁則擾民故失君聖人重而不輕

靜而不躁所以無為而天下功

黃茂材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是其能

持重也雖有榮觀宴處超然是其能守靜

也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人身中

自有一天下萬乘之主指心為言君者心

也臣者肺為相傳之官肝為將軍之官膽

為中正之官膻中為臣使之官倉庫官脾

胃是也傳道官大腸是也受盛官小腸是

也作強官腎是也三焦者決瀆之官膀胱

者州都之官失君心亂失臣五臟六腑亂

###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算善

閉無關捷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頽濱蘇轍曰乘理而行故無迹時然後言

故言滿無口過萬物之數舉陳於前不計

而知安用籌算全德之人其於萬物如母

之於子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

繩而能約

臨川王安石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故無

轍迹危言日出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

故無瑕謫六合之內萬物之間不能逃其數故不用籌算萬物不得其門而入故無關捷而不可開

達真子曰善行者以道為行者也以道為行故行於內而不行於外是以善行無轍

迹善言者以道為言者也以道為言故言於正而不言於邪是以善言無瑕謫也善

計者以道為計者也以道為計故計於心而不計於物是以善計不用籌算也心處

於道不為外物之所入是以善閉無關捷而不可開也心聚於道不為外物之遷離

是以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

清源子劉驥曰以其不為而為故善行無轍迹之可尋以其道之出口故善言無瑕

謫之可累以其通於一而萬事畢故善計不用籌算以其形全精復非愛慾所能誘

故善閉無關捷而不可開以其神凝氣定雖天地不能犯故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黃茂材曰行不違道故無轍迹言不失中故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算一可以知萬也

何用籌算善閉無關捷而不可開其精固而不泄也何用關捷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者陰陽之氣自然相合也何用繩約一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御註曰襲者不表而出之襲明則光矣而不曜

碧虛子陳景元曰常善者謂蘊其常道善達自然之理也襲明者聖人常用其常道而能明悟任物也

頽瀆蘇轍曰彼方執算以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於人

非特容之又善救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我歸乎救人於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為物所蔽而推吾至明

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相襲而不絕則可謂善救人矣

葉夢得曰常之為言無時而不然也救之為言迫而後應之不迫則不强施也

清源子劉驥曰非特聖人有是心也人物

皆有之方其以偽喪真以物易性則固有之真性暗而不明鬱而不發聖人常善救之而無棄使之歸根復命收視返聽室虛而純白生守定而天光發如燈之明相傳襲而不絕故是謂襲明

黃茂材曰凡此皆人身中物修之而至為之而成經曰恍乎惚其中有物人誰不具

此物迷而不知爾聖人善救之無棄人亦無棄物使之自明而已故謂之襲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御註曰資以言其利有不善也然後知善之為利

碧虛子陳景元曰故立天子置三公此將以救不善之人也故曰善人不善人之師

設有不善之人善人亦資取役使以漸化導之經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得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此以德化攝伏不善人為資給役用也

達真子曰善人者得此五善之人也不善人者失此五善之人也得此五善之人可

得此五善之人也得此五善之人可

以救其不善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也失此五善之人故善人取以為戒故不善人善人之資也然則不善人因其善人之襲已則得其師善人因其不善人之襲已則得其資是皆因襲而明也

清源子劉驥曰善人者因其善而師之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因其不善而改之故善人之資

林東曰善人為善可師也見不善而不為之是可資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御註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善與不善彼是兩忘無容心焉則何貴愛之有此聖人所以大同於物道之要妙不睹衆善無所用智七聖皆迷無所問途義協于此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聖人雖游心於自得之場不可不立其師資也雖立師資復恐貴尚其師憐愛其資沉於陳迹不至達達故再舉不貴其師不愛其資者夫人雖因

師之發蒙導其至理出自天性是曰獨化故伯樂不能馭駑駘為騏驎良匠不能伐樗櫟為棟梁將使人忘其企慕然後可造至道之極故列子之師老商友伯高而得風仙既而曰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

為我友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耶內外盡矣此真忘其師資者也聖人雖知小夫執滯言教必以此言大為迷謬然而垂訓上士使彼我俱忘乃至言要妙之道也

穎濱蘇轍曰聖人無心於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於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特吾忘天下亦使天下忘我又曰聖人之妙雖智者有所不諭也

達真子曰苟不貴其師則不善者不知修不愛其資則已善者不知戒若是則雖有智者亦入於大迷矣況其不智乎然能以是推之則得其道之要妙也

黃茂材曰以善為師以不善為資貴其師猶為人情所同愛其資是何心哉至人淡然而無所貴愛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

之雖有智者於此大迷是謂要妙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御註曰雄以剛勝物雌柔靜而已聖人之智知所以勝物矣而自處于柔靜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故為天下谿谿下而流水所赴焉蓋不用壯而持之以謙則德與性

常合而不離是謂全德故曰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氣和而不暴性醇而未散嬰兒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白以況德之著黑以況道之復聖人自昭明德而默與道會無有一疵天下是則是做樂

推而不厭故為天下式正而不妄信如四時無或差忒若是者難終難窮未始有極也故曰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書於洪範言王道曰歸其有極老氏言為天下式者復歸於無極極中也有極者德之見于事

以中為至無極者德之復于道不可致也為天下山谷虛而能受應而不藏德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常德乃足樸者道之常體復歸於樸乃能備道夫孤寡不穀而王公自以為稱故抱樸而天下賓

碧虛子陳景元曰雄尊顯也強梁也先也雌卑微也柔弱也退也夫有道之士知已之尊顯出人之先縱之則強梁生而禍患至矣乃處身卑微守其柔弱謙退下位而天下歸服其德如水之流入深谿既心守如谿是能保其常德不離于身去剛躁之欲心復性歸于嬰兒也嬰兒者論其怕然淳和是非都泯也谿者水注川曰谿有道之士知已之心守如谿則虛室生白昭昭明了乃守其淵默持之自晦使光而不耀此可為天下之法式矣人既模楷法式者是見其常德無所差忒德不差忒將與道冥極也極者言其深不可窮極也人所歸服而模楷法式是已之尊榮在民之先富

守其卑辱持勝自汙而受眾垢若此則天下歸心如水之投于深谷夫器量如谷是內德充足德充而無名則復歸于道樸也樸者謂隱材器而藏用也谷者水注谿曰谷

穎濱蘇轍曰雄雌先後之及我者也白黑明闇之及我者也榮辱貴賤之及我者也夫欲先而惡後欲明而惡闇欲貴而惡賤物之情也然而先後之及我不若明闇之切明闇之及我不若貴賤之深古之聖人去妄以求復性其性愈明則其守愈下其守愈下則其德愈厚其德愈厚則其歸愈大蓋不知而不為不若知而不為之至也知其雄守其雌知性者也知性而爭心止則天下之爭先者皆將歸之如水之赴谿莫有去者雖然譬如嬰兒能受而未能用也故曰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見性者也居闇而視明天下之明者皆不能以形逃也故眾明則之以為法雖應萬物而法未嘗差用未能窮也故曰復歸於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復性者也諸妄已盡處辱而無憾曠兮如谷之虛物來而應之德足於此純性而無雜矣故曰復歸於樸達真子曰蓋性復於嬰兒然後造於無極造於無極然後反於樸固其入道之序也德之不離然後不忒德之不忒然後乃足固其入德之序也為眾有所歸若其谿然後為天下式既為天下式則萬善為一已之所容然後為天下谷固其所至之序也蓋有常性然後有常德有常德然後有常道其序也

清源子劉驥曰天一生水在人為精陰中之陽也故謂之雄地二生火在人為神陽中之陰也故謂之雌知其雄者保其精也守其雌者存其神也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虛無自然也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如水之注谿不召而自來故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則德與性合而不離故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嬰兒者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所以俗

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故知其白守其黑也知白守黑則慧而不用實智若愚定慧相資智恬交養守道之精杳杳冥冥守道之極昏昏默默鍊虛無之體成自然之真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故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則德與性合而無差忒故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無極者無窮無極同於大通與道為一聖人體道之真不以物易己不以羨害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大白若辱盛德容貌若愚故知其榮守其辱也知榮守辱則納汙藏垢無所不容如谷之虛無所不納故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則反歸真空與道合體故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者道之大全謂如混沌之始樸一元之初生也

黃茂材曰夫道虛無恬淡清靜無為超然出於群物之上謂之雄可也何以為雌謂之白可也何以為黑謂之榮可也何以為辱蓋道欲退藏非有所眩耀於世雖知其雄乃自處以雌雖知其白乃自處以黑雖

知其榮乃自處以辱故能為天下谷可以行也為天下式可以法也為天下谷可以容也夫道至大求之者多各從其所入為天下裕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孰為嬰兒非道乎此自其德之不離而入於道者也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孰為無極非道乎此自其德之不忒而入於道者也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孰為樸非道乎此自其德之乃足而入於道者也惟道難言之不足至於再三又使其音韻句讀相類可以誦詠於口而不忘老子之意所以開示後人何其詳且至耶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御註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有形名焉有分守焉道則全天與人合而為一器則散天與人離而為二道之全聖人以治身道之散聖人以用天下有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故分職率屬而天下理此之謂官長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

萬夫之望與此同義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復於道樸則渾淪實實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此乃體實真理者也若於治道則當散而為器河上公曰萬物之樸散則為器用若道散則為神明流為日月分為五行也夫人真心之散則為念慮念慮一動則百行彰而庶事生庶事者材器也故聖人就其材器因其賢能而用為百官之元長故能大制群物任之自然而不割傷也

頴濱蘇轍曰聖人既歸於樸復散樸為器以應萬物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長亦因其勢之自然雖制而非有所割裂也陸佃曰朴者言其合也器者言其離也渾則合合則為朴割則離離則為器器者朴之反也故聖人割而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劉棻曰大制不割謂長而不宰是也蓋無為而用天下則大制不割矣大制者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吾以為之宰守雌未及乎

守黑守黑未及乎守辱守辱則玄之又玄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舊曾自註曰制  
度之大者無裁割之迹有山東劉正叟者  
以道冲此言說於王雱雱乃註在經中今  
復別註曰大制天地之造物也物自隨性  
而成不煩裁製也

達真子曰凡制物以割者使然也今大制  
天下而不割則道任乎自然矣

陳象古曰樸散為器有用有形之至也官  
長治為器之主也總其器之大小任其材

之長短入用則合任過則離皆自然之道

也豈假聖人強力以割之哉

黃茂材曰朴者道也渾然而已散則為器

聖人體道而用之物莫尊於道故為官長

夫以道制天下者何用割為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已死也老子以謂非徒

失道必見其不得死

顏瀆蘇轍曰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

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為之  
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若欲取而  
為之則不可得矣

黃茂材曰取天下者湯武是也使湯武取  
天下而欲為之其不能得亦可見矣一人

之身為物之所侵寇者甚多欲取其身於  
聲色紛擾之塗置於清靜自得之場而乃

為之則是自亂也

程大昌曰因其理之當然循而行之不敢

參以己意是之謂以天下為天下而非已

之敢任也若屈當然之理而自出操縱是

取天下而為之者也故知其決不能遂也

不得已者欲取而不遂也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七竅鑿而混沌死鞭策

威而馬力竭豈非為者敗之乎而又執而

不移自謂聖治非惟喪於至理亦將自失

其真故曰執者失之

顏瀆蘇轍曰凡物皆不可為也雖有百夫

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為之必有齟齬不

服者而況天下乎雖然小物寡眾蓋有可  
以力取而智奪者至於天下之大有神主  
之不待其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  
清源子劉驥曰天下神器謂天地神明之  
器人之形體法象天地化契陰陽乃神器

也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無容私  
焉而天下治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則以人

滅天以故滅命吾見其不得已黃帝南望

而元珠遺七竅始鑿而混沌死故不可為

也為則有敗執則有失

黃茂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不可執也

至於人身獨非神器乎目何為而視耳何

為而聽手足何為而動皆其神爾古之人

能養其神超然獨存謂之神人是豈可為

可執也歟

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

墮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御註曰萬物之理或行或隨若日月之往

來或噓或吹若四時之相代或強或贏若

五行之王廢或載或墮若草木之開落役

于時而制于數固未免乎累唯聖人為能不累於物而獨立乎萬物之上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故運神器而有餘裕物態不齊而吾心常一又聖人觀萬物之變遷知滿假之多累故無益生無侈性無泰至遊乎券內而已若是則豈有為者之敗執者之失乎故曰繁文飾貌無益于治

○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八事謂外物不可必也其奢泰皆過當越分因茲甚奢泰致其為之故老氏之特垂深戒

○ 頴川蘇轍曰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或行於前或隨於後或响而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或損而贏之或載而成之或墮而毀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者也然世之愚人私己而務得乃欲拒而違之其禍不覆則折唯聖人知其不可逆而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於過而傷物而天下無患矣此不為之至也堯湯之於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

至於敗由此故也易之泰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內三陰在外物之泰極矣聖人懼其過而害生故財成而輔相之使不至於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 臨川王安石曰安於所安則能去甚以儉為寶則能去奢以不足自處則能去泰矣陳象古曰此過常踰分之謂也如是者何由為之執之不知其要故也

○ 清源子劉驥曰譬如萬物之理有行則有隨有嗑則有吹有強則有贏有載則有墮物之變化何常之有唯聖人體道之常無古無今與道為一而合於自然去甚去奢去泰則體道之自然而養其心矣

○ 黃茂材曰凡物或行而前或隨而後或嗑之則煖或吹之則寒或其勢強或其力贏或始而載載安也盛也或終而墮其行也其盛也其強也其載也近於太過其隨也其寒也其贏也其墮也近於不及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務適其中而已經曰多

言數窮不如守中  
程大昌曰甚也奢也泰也則不可不去而未至於已甚已奢已泰則置之勿論曹參從蓋公學黃老而曰不擾獄市以為獄市姦人之所容也而擾之則姦人無所容也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七